

年或更以前的高潔聖女的遺骨的。究竟是誰的遺骨，原不知道。二千年以前，神聖的婦女確曾有過許多哩。她是希臘的詩人？是神的豫言者？或是從猶太來的基督的弟子？無從知道，但不是尋常的人，是很明白的。至於現在，這罈裏還收藏着別人的骨，就是我母親的遺骨啊。」

舅父說至此，默然深深地歎了一口氣，然後用了低的音調繼續說下去。

「我已這樣年老了，每次開那罈蓋，就要哭泣。我每當要開了罈蓋，拜見裏面時，總是先將書齋門關牢，一個人偷偷地從事的，因為如果被人見了加以嘲笑，就覺得對不住母親了。哪，安利柯，你的血管中也流着和我母親相同的血呢。等有機會，也給你拜見拜見罈內的遺骨吧。」

到了這裏，舅父的語聲已帶顫音了。又說：

「罈裏面藏着一束灰色的長髮，那是我母親的頭髮。旁面還有全白的髮，這是我父親的……此外還有一件東西，放在厚紙的小盒中，盒上寫着：『拔落時不哭也不痛的愛』」

兒白契的最初的乳齒。」

「還有呢，那罈裏還有我父親的鏽了的海軍用的小刀一把。還有麻樣的頭髮。那頭髮是用絲線綴在紙板上的，我母親會親自寫記着說：『可愛的白契三歲時之髮。』」

「此外，還有一件，裏面還藏着一方白的手帕……啊……這是母親將死的瞬間，父親給她拭額汗的手帕。這手帕不會洗濯，父親會取來收藏在一小箱裏，想到的時候，就對此吻了流淚的。後來，父親在病床上自知將死了，叫近我去，吩咐我說：『喂！白契啊！給我取出那方手帕來！並且，我死的時候，給我用這拭額汗！』」

「我會依照所吩咐的做了。等父親一斷氣，我盛攏了那方手帕掩住臉孔。啊，在那時，我髣髴覺得在與父親母親接吻了啊！」

「還有，安利柯，那貴重的罈裏還藏着附帶編針的灰色毛線的襪子呢。這是我母親未及編成就遺留下來的。那時母親已在病床上，說防白契脚上要冷，替我直編到臨終時為止的襪子。」

「安利柯，你可給我出去了……」舅父終於突然發出淚音來了，卻還添加了說：「你可去了，我已耐不住了，你也許尚未瞭解這些，在你，只要快活就好。哪，快到庭間去繞一次小路，就去早餐吧。」

安利柯點頭從房中出來。關門時再點頭去看舅父時，舅父已在那日來不高興的眼中，晶晶地浮着露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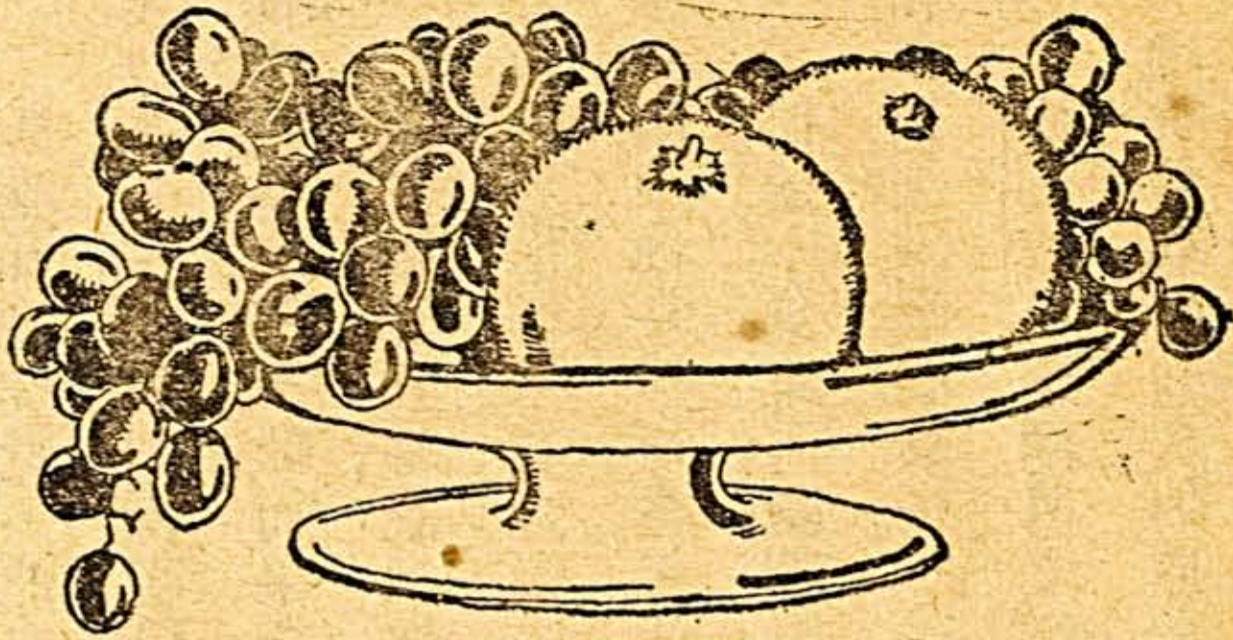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

一 紀念的草木

過了二日，舅父已全愈，步出庭間，好像已有二年不在家了的樣子，這裏那裏地在看庭間的花木。

「爲甚麼這樣歡喜花木啊！」安利柯和舅父一同說着，不覺重新有些奇怪起來。

舅父的庭院，全有些別致，可以說是庭院，也可以說是田圃，不可以說不是庭院也不是田圃。一方有着花卉，種着樹木，同時番茄咧，捲心菜咧，卻生在棕櫚或蘋果之下。甚麼葡萄、柑橘、橄欖，都枝觸着了枝，把空間充塞着。種植雖密，因



爲肥料與水分常充足，都很旺盛地生長在那裏。

說雖如此，究竟不能直上伸長，大概依了日光突出着樹枝。可是，如果有人把這些樹木拔去一株，那就不得了，舅父要大發火了。有一日，後面的農夫，考慮了又考慮，勸說：「這樣，究竟是容不下的，如果把這許多大樹十株中除去一株……」

舅父聽了大怒，說：「你只去理值葡萄園與橄欖園就好了。這裏的事，用不着你來管。在自然林中，樹木有會太多的嗎？蠢傢伙！只要是大森林，或是南洋一帶的上攀植物的森林中，樹木都重複抱合了生着，密得連人也不能進去的。可是，卻仍能一一開花結實，真是了不得。樹木這東西，斷不至於像人類社會的樣子有互相衝突殘殺的事，無論何時總是和愛地大家繁榮着的。」

安利柯不承認舅父所說的理由是正當的。安利柯深知道植物之間也與人與動物一樣有着弱肉強食的原則。覺得舅父的話，並非就全般的自然界而發，只是用以辯護自己所愛好的庭園而已。

說雖如此，舅父把自己的庭園比之於亞美利加或馬來羣島的處女林，卻是很適合的。舅父的庭園裏，這裏那裏地伸着薔薇的刺以及檸檬或梨子的枝，人行過林下，那些刺或枝就會把頭手或是衣服抓住的。

舅父走入小路去，常把頭低下或把腳斜放。可是，仍不免被牽刺，避轉頭去呢，又碰到穿出的枝上，及勉強走出小路，帽子遭樹枝牽住掛在枝頭上了。

雖然如此，舅父卻毫不動氣，只是笑着，對那在後面小心跟着走的安利柯這樣說：

「你看！這邊來歡迎我，這邊又來抱我，似乎樹木也知道愛與妒嫉的。我方才撫觸牠們的時候，牠們不是會向我點頭嗎？哪，樹木這東西，比動物更來得敏感而善良哩，牠們既不會齧人，又不會放出討厭的臭氣，而且也不會逞了貪欲撲向人來。」

一一 解語的草木

舅父出到了空地上，又這樣說：

「安利柯，我每晨到庭間來看，能知道草木或昆蟲的心理。這邊的樹木向我告渴，那邊的樹木叫我把根土掘鬆，放入些空氣進去。有的叫我把蟲捉了，有的又叫我折去礙事的枯枝。而在另一邊呢，同類相殘的蟲兒們又細語告訴我，說在那裏替我殺除害植物的蝨賊。蟲兒們的話是真是假，一時很難分別，凡是有害於草木的蟲類，我必全體驅除。我會把那可憐的營着社會生活的蟻兒們也驅除過哩。只要是有害於草木的，當然不能寬恕囉。」

「但是，哪，還有比蟲更厲害的敵人哩。最討氣的強敵便是那含鹽分的潮風囉。至於那強烈的名叫『勃羅彭斯』的潮風，真是最討厭沒有的東西。牠會把鹽潮的細霧吹捲上來，不管葉也好，花也好，蕾蕊也好，都毫不寬赦地吹焦，其兇狠宛如火焰一樣。」

「爲了那傢伙，使得那樺樹不容易長大，像那柑子是，可憐每年要落兩三次的葉呢。但是，現在已不要緊了，那樺樹已像着了甲冑的武士，昂然排列在那裏，『勃羅彭斯』的潮風即使吹了角笛執個鐵鞭襲來，也可抵防得住。其他，如柑橘類咧，薔薇咧，阿爾代尼亞

咧，也都已欣欣向榮，似乎矜誇了在說『你看』的樣子，開着華美的花了哩。

「但是，安利柯！我不是僅爲了這些樹木由我手植所以愛牠們的，也不是僅因爲牠們能把新綠，好香或是甘果給我，所以愛牠們的。哪，我愛這些樹木，實因爲各株各株都能替我溯說往事，能誘起可懷念的過去的記憶的緣故。這裏的一草一木，也都像那石塊與行杖一樣，能替我訴述過去。不，牠們是活着的，比之於石塊與行杖，更能雄辯地把過去來說述哩。哪，草木也和我一樣，能感受、能快樂、能忍耐，並且，可憐！牠們也可憐和我一樣地要死亡啊！」

「如何你不想聽聽這些草木的歷史嗎？」

「想聽的，請說給我聽。」安利柯回答說。

「唔，那末，坐在這裏囉。恰好有一把大理石的坐椅在這裏。」舅父這樣說了叫安利柯坐下：

三 美麗的賽爾維亞

舅父乃開始向安利柯說：

「哪，那裏不是有賽爾維亞嗎？那和普通的賽爾維亞不同，花瓣兩色，乃賽爾維亞的變種，葉小，花香也差，可是在我，卻有着一種難忘的記念。因此，我不願另植別種，把牠除了。

「追記起來，那是母親死時的事啊。父親與我及親屬，因為不知怎樣處置母親所遺言的財產才好，大家去訪問村中的公證人，一同被招待到一間暗沈沈的寂寞的房子裏。他們究竟談說些甚麼，那時我還年幼，無從知道，只聽到他們在言語中屢次提起母親的名字而已。我終於哭出來了。

「於是，公證人就說：『啊，好了，好了，不是哭的事囉。哥兒，快到庭間看花去吧。』我就匆匆地跑下庭間去，見花壇中兩色花瓣的美麗的賽爾維亞正盛開着。我不知不覺地被吸引了，只是茫然地對着看，回來的時候就折了一枝，插入玻璃盃裏。

「『好特別的賽爾維亞！』第二日，父親看見了說不若植在土中，於是就教我用盆裝了溼土，把牠植入，再將盃裏的水灌注在上面。

「後來，這枝賽爾維亞從枝生出根來，漸漸繁盛，就移植在庭間。差不多近六十年，現在是那樣地叢茂着。我見到那花叢，總不禁要引起深深的感慨來：記起了那村中公證人家裏的昏暗不潔的房屋……教我把賽爾維亞枝種在土裏的父親……以及我自己的兒時的光景。由這個連及到那個，記起了種種的往事，不覺感慨系之。曾和我父親同到公證人家裏去的人們，早已如數死盡了，所剩的只這賽爾維亞與我。父親死了，公證人也死了，兄弟輩、親屬，誰也都死了，我也非死不可。永遠繁茂了生存的，就是這賽爾維亞。可是，這賽爾維亞，如果沒有你，牠的歷史，也許就要沒人知道了吧。」

四 威尼斯的金幣與牻牛兒

舅父又這樣續說：

「還有一種可愛的變種牯牛兒哩。哪，繁生在棕櫚背後的就是牯牛兒。」

「這也是兒時的事。我舅父被某運販小麥的商船，僱為僕歐，曾兩次航行黑海。第一次回航時，離第二次開船為期尚遠，因為想把這些日子在桑·德連寨過去，所以就回來，那正是冬季。」

「就是這時候的事囉。桑·德連寨住着一位從詹內巴來的退職的老醫學教授。他的遷居於此，大概是想藉了僅少的年金來安閒地過其餘年的。風景既好，所費不多就可作紳士生活，當時的桑·德連寨對於這類人，真是最好沒有的處所了啊。」

「那老人有着若干的醫療器具，有蓄電瓶，也有電氣摩身器。大概很有着許多電氣機械吧，常以製電氣版自娛。他喜和小孩接近，拿出種種機械給我看，或閃閃地發了火花來使我驚異，真是一個很好的老人。」

「不久，我和老人就親近起來了。老人教我電氣製版的方法。用一個舊磁瓶，一個蒸溜器，一片亞鉛，巧妙地裝置了，教我把古錢移印到銅板上去的方法。一時儼然成了一個

古錢學的研究室。

「曾移印過許多東西：西班牙的金幣也移印過，詹內巴的金幣，羅馬的金幣，還有從各處借來的種種貨幣，都移印過。因為太有趣了，見別處有古錢，就立刻借來移印，把電氣化學的裝置鄭重地保視着。

「後來，老人說還要把仿真金幣的鍍金的方法教我，我真歡喜萬狀了。這時，恰好附近有一位患瘋癱病的窮船員住着，他有一個威尼斯的古金幣。我和他商量想一借，他不肯。不知道懇求了多少次，他老是不答應，說甚麼這是身上的護符，未死以前，決不離身的話。但他愈不肯，我愈想借來移印。結果，賴了教父的力，以兩日歸還的約束借到。我那時真歡喜得了不得。

「只有兩日囉，一不小心就要到期的，想趕快試看，於是整理好了作金幣形環的裝置，着手於種種的實驗。

「『已好了吧，金幣的正面，定已移印完全，再來改印反面吧。』一壁這樣想，一壁急

把所裝置的器具開開了看。那裏知道！不知爲了甚麼，原來的貴重的金幣不見了。漏出了嗎？細看也沒有地方可漏出。我以爲我自己眼花了，屢次地在器中搜索，合金是有的，貴重的威尼斯金幣，不是沒有嗎？

「『完了，一定是金幣被包入合金中去了，把這熔解了來看吧。熔解以後，金幣就會重新出來吧。』我這樣想了，戰慄地把牠投入熔器中發火來看。金屬漸漸熔解，表面現出了微微的一點黃金。」

「這爲甚麼？一定是失敗的了。我突然就哭了出來。同時又覺到事不宜遲，就飛也似地奔跑到老教授家裏，一五一十都告訴了他，和他商量。」

「老教授說：『這是很明白的。那威尼斯金幣本是鍍金的贗物，所以就熔解了。你看，這裏剩留着些微的像黃金的東西哩。』」

「呀，不得了了，如何是好！我囑老教授把這事暫守祕密，就跑回自己家裏大哭。那可憐的船員所視同性命的貴重的古金幣，將怎樣賠償呢？我不能藉口於那古金幣是贗物，

就卸了責任。我的腦汁，幾如熔鍋一樣地沸騰了。

「靜了心沈思至一小時之久，忽然發見了一道的光明。我有着些微的貯蓄，那是爲了想買獵鎗或手鎗，多年間積下的金錢，藏在一個陶器的撲滿中的。我去即從抽屜中取出，撲碎了撲滿，就散雜地混出銅幣與銀幣來，計數了看，共三十二元五角七分。

「『有了這點錢，買一個威尼斯金幣當儘夠了。』我一壁這樣忖，一壁就急速地向斯配契跑。

「臉跑得沸紅，汗如雨下，才到了斯配契的一家兌換鋪門口。

「『這裏有威尼斯的古金幣嗎？』我喘氣未息就問。

「『咿呀，這裏沒有。勃里奧耐街的——由這裏去靠左的那家古物金器鋪裏也許會有一個，亦未可知。』

「我慌急了，又喘着氣走，到了那家金器鋪門口，又突然地問：

「『有威尼斯的古金幣嗎？』

「對不起，沒有。」

「貴些也不要緊，如有，就賣了給我！」我哭臉相求。

「那末，你且請坐，待到樓上去找了看吧。」

「主人說着上樓梯去，店中只留了主婦一人。我安耐不住，只左右徬徨，或茫然地看那窗飾，或伸手入袋去探捻那三十二元五角七分的錢包。真是焦灼萬狀。」

「見到店後庭中有一個花壇。我本是愛花的，又想暫時把心散散，就請求主婦，說讓我進去看看花。」

「『請便，牯牛兒正盛開呢。』主婦很親切地許可。」

「那花壇和這裏的花壇完全無二。我一壁看着花，一壁又耽着心；如果這家鋪中沒有威尼斯古金幣，將怎麼樣？忽然在亂開着的牯牛兒叢中，見到有閃閃發光像金幣的一朵。這無聊的慰安，瞬即夢也似地從胸中消失，於是只是茫然過了許多時候。」

「『哥兒，有兩個呢。請你自己來看。一個已很殘破，一個是完整如新的。』主人呼叫」

我說。

「我這才如被從夢中喚醒，去熟視那兩個金幣。其中完整的一個，和那船員的護符，被我如糖一般融化了的，一式一樣。我忘了一切，把牠攪到手裏。

「『這要多少錢？』

「『三十元。』

「這太貴了，欺我是小孩子吧！也曾這樣忖。但卻不敢說出甚麼話來。決心從袋中取出錢來想付，心中又突然生出一種不安來：如果這是贗物，將如何呢？

「也曾想究問是否贗物，可是我畢竟是孩子，不敢像煞有介事地假充內行。只好把金幣在櫃臺上丟了一丟。把圓的金幣立在櫃臺上，用指一彈，就團團旋轉，既而經過一次搖擺即『滴玲』地平倒。在我聽去，那聲音比大音樂家洛西尼和培爾里尼的歌劇還可愛。

「主人從旁注意我說：『請藏好，這是真正的威尼斯金幣哩。』我就執了金幣飛奔

回桑·德連寨來。

「當把金幣交付到那可憐的船員的手中時，我怎樣地歡喜啊！大概因為以賈換得了真物的緣故吧，船員的沈滯着的眼光，頓時現出喜悅的光輝來。我那時全然忘去自己的苦痛，心中充滿了愉快。」

「啊，我行了善行了。但這事尙未曾告訴過誰，今日才說與你知道。在這長長的數十年中，我一想起當時的事，就暗自喜悅，把心情回復到少年時代去。和這善行的歡喜合并了不能忘懷的，就是那古物金器鋪庭中的牻牛兒囉。」

「看哪，華麗的牻牛兒開着和舊時一樣的花呢。那花叢中的像威尼斯金幣的一朵，曾把我幼時的心夢也似地安慰過。在長期的航海生活之後，我在此地決定了安居的計劃，當作往事的紀念，就擇了和在那金器鋪庭中同種的牻牛兒來種植。每年一開花，我對了花叢，恍如回到了少年，感到無限的幸福哩。」

五 可愛的耐帕爾柑與深山之花

舅父乘了興頭，又這樣地繼續說：

「我庭園中的草木，一一都有歷史，如果要盡說，怕要費一個月的工夫呢。而且這裏所種的，大概都是難得的異種。」

「你看，那裏有柑子吧。柑子原有着二十種光景，肉有黃色的，有白色的，有赤色的，味也各各不同。有一種是香味的，這連葉子都香，花香的強更是特別。此外還有帕萊爾瑪種的異種，印度種的大種。我所最愛的是哪，在那最中央的耐帕爾種。那是我在巴西時，名叫洛佩茲·耐泰的有名的外交官所贈，我當作巴西的土產攜歸的。」

「葡萄牙人稱耐帕爾柑爲臍柑。臍原大，種子好的卻沒有核，卽有也極小。在巴西，每年結實兩次，香既好，味又甘美，最好還是在未熟時喫。種在這裏，已不如在巴西的好了。但在我，柑類之中，最愛的還是耐帕爾柑。巴西真是好地方，那裏的人都很親切，他們把意大利稱爲第二故鄉而懷戀着。方才所說的那個洛佩茲·耐泰君曾和我相約：如果他所贈我的花木盛開花了，他就想親自到這裏來一看呢。不好嗎？像這樣的人，真是可令人懷戀

的好人啊。

「卻是安利柯。也有在別處毫無價值的植物，一經植在我這庭園裏，就變了很好的東西的。這因為我培植得當心，土壤，日光，肥料都安排適宜的緣故。其中有一種名叫『猪肉饅頭』的東西。」

「『猪肉饅頭』在意大利的亞爾帕斯山中徧開着引人可憐的花，芳香婀娜，很是幽美的花草。圓圓的球根上面伸出可愛的葉與花，更有趣的是，牠常與其姊妹花的莖同生在一地方。莖是有謙讓的美德的，而『猪肉饅頭』這傢伙呢，卻不管是岩石的裂隙裏，栗樹的老根旁，無論何處，就能找到了詩的場所，在天鵝絨似的苔中，布置牠自己的花牀。這傢伙在亞爾帕斯那樣幽溼的地方，開了薔薇色的可愛的小花，噴噴發香，行人聞到了常稱爲『飛來的接吻。』」

『可是，在桑·德連寨，卻都是『猪肉饅頭』的仇敵。土壤，太陽，空氣，甚麼都不合牠的脾胃。所以，無論你怎樣移植，都不免枯萎。有一次，我帶到地中海邊去試種，也不行。後來

又改換方法，把牠種在櫛樹之下，莖是抽得很高的，花竟一朵也不開。最後，終於被我想到了。一個好法子：在那無花果下面，混合別種的泥土，把牠種了，就開出好好的花來。我所種的原是像在勃里安寨或可瑪湖畔所見的良種。現在那有青條紋的黝暗的綠葉，正在苔上匍伏了眠着。將來秋天盛開時，你可送一束給你母親哩。」

六 猪肉饅頭與悲壯的追懷

安利柯忘了一切靜聽着，舅父益上了興頭說下去。

「你聽我說啊，我舅父從這『猪肉饅頭』曾受到一個大教訓哩。

「人這東西，是困難愈多愈快樂的。靠了父母豐厚的遺產過安逸生活的人，無論幹甚麼都無趣，結果至於連自己的身子也會感到毫無意義了。

「我也曾屢次聽見人說：世間並無所謂幸福的東西，卽有，也是偶然的時運使然，是一時的。其實，這話大錯。幸福不是偶然的時運，乃是努力的結果。我們能製造美物，行善事，

捕握富與名譽……同樣，我們也能因了努力與勤勞，獲到幸福。

「呀，這成了儼然的哲學議論了！暫且停止了去看看葡萄吧。」

舅父說着拔起腳來就走，且說：

「你看，這裏有很好的葡萄樹。」

舅父的話又由此開始了。

「這也令人難忘。因為到種活為止，曾費過不少的苦心。但我的愛戀牠，不但爲了種的時候的苦心，實還有更值得紀念的往事。且聽我告訴你。

「我的朋友之中，曾有一個名叫勃羅斯匹洛的船長。他也是桑·德連寨人，和我同事過不少的年月。我有一時期，曾和他共同買了一艘輪船。裝運希西利或賽爾奇尼亞產的葡萄到意大利。航務上的指揮，則二人輪流擔任。

「勃羅斯匹洛是一個大野心家，如果遇到機會，保不住不作不正的行爲的。所以我很是留心顧到他。」

「有一日，勃羅斯匹洛說：『第一要防備被偷竊啊。他們恨不得欺詐我們，我們當然也有反轉身來欺詐他們的權利囉。』」

「我回答他說：『唔呀，不是。只要正直無愧，就甚麼議論都不會發生的。良心就是無上的裁判官。如果把良心所命令的事，用了頭腦去做，即不會有錯誤。只要是有利於己的事，人就容易詭稱爲善行，可是良心卻在內心大聲怒責這種任意假造理由者爲惡人罪人。僅是理由，不能遏滅良心的呼聲。照良心之聲思考了去實行，就甚麼問題都沒有了。』」

「在二人之間，這樣的意見之爭，不止一次二次。勃羅斯匹洛對於我的話，常搖着頭表示不服，可是口頭上卻勉強地答應遵從我的希望去做。」

「後來，我因別事到了桑港，有二年沒有回來。消息阻隔，無從知道勃羅斯匹洛的狀況。」

「及由桑港回來，先到日內瓦一行，才回到久別的桑·德連塞。勃羅斯匹洛迎接我時，宛爾笑說：『請代我歡喜，有一件很得意的事哩。我在勃列克號船上可賺十五萬元。』」

「我與其歡喜，反喫了一驚。」

「『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？』急問。」

「『毫沒有甚麼，將來再詳細地告訴你吧。』勃羅斯匹洛很是泰然。」

「我很耽憂，急思探詢事情的內容。不料，未到一禮拜，日內瓦的裁判所即來把我和勃羅斯匹洛一併傳去。原來他已被人以詐欺取財的罪名告發了。」

「幸而勃羅斯匹洛的律師辯論得好，事情順利，得宣告無罪。可是我總不放心。及從勃列克號某舊船員探明真相，爲之大驚，原來勃羅斯匹洛曾行了昧心的大欺詐。」

「只要有錢賺，就甚麼正義道德都會蔑視的勃羅斯匹洛，曾向船貨保險公司用了大大的詭計，圖得大大的橫財。當我不在時，他就獨自管領勃列克號的。從馬賽開出的時候，他竟瞞了受主，用鹽水裝入許多桶中。冒充葡萄酒，保了很大的險。不消說，許多桶之中，有兩桶是真用葡萄酒裝的。保險公司來檢查時，他運用了手法，只把真的兩桶給他們檢查。」

「於是，船開出了。他要瞞騙葡萄酒的受主，就在航行期中故意製造危險。他把船駛上小礁去，先叫船員避難上陸，再僱人把假貨拋入海中。這樣一來，價格四萬元的勃列克號是烏有了，他卻可以有賺進了十五萬元保險金的希望。

「我從那舊船員得知了內情，就立刻跑到勃羅斯匹洛那裏，抑了憤氣說：

「『勃羅斯匹洛君！你在想暗無天日地發橫財呢。』」

「『說那裏話，官司不是那樣地勝訴了嗎？』他呆滯了一會兒這樣支吾回答。

「『請勿欺騙我。你無論怎樣地辯護自己，又，你的律師無論怎樣地會弄辯舌，我是不答應的。』」

「『你何必又來說這樣的話呢？事情已早解決了。』勃羅斯匹洛又想這樣逃避。

「『你幹的不是欺詐嗎？快把保險金如數退還了保險公司。』我板了臉孔說。

「『那是一面失去了勃列克號，一面還須再負擔所裝貨物的損失了。』勃羅斯匹

洛說出難處來。

「『你說貨物嗎？貨物我不知道。至於勃列克號，原是我與你的公有財產。現在我把一半的權利如數讓給了你。我重視你的名譽，如何？但願你自己勿再有喪你名譽的事。我從此不願再與你共事了，請你獨立獨步地去做吧。』」

「我這樣說了就和勃羅斯匹洛告別。大概我的話很激動了他的良心了吧，勃羅斯匹洛終於不會向保險公司去領保險金。但他名字上卻仍留着了一個拭不去的污點。」

「這以後，雖聽說勃羅斯匹洛會向南美阿善丁國的勃愛諾斯·阿伊萊斯航行，可是詳細情形卻無從知道。這樣地過了八年。有一日，我接到他從列瓦來特發出的信。拆開一看，信中簡單地這樣寫着：

「『久不寫信給你，很對不起。我今患了重病在此療養着。自知已無生望了，寂寞不堪，苦思與你一見。請來看我一次，這是我最後的祈求。』」

「我那時尚未忘去勃羅斯匹洛的罪惡，每次記到，就感到刺心也似的苦痛，湧起難遏的怨念來。因此，雖接到了信，究竟去看他呢，還是不去？卻忖了好一會。終於被那最後的

祈求一語所牽引，決定到可瑪湖畔的列瓦來特去看他。

「勃羅斯匹洛患了厲害的中風症，在病院療養。我去看他時，他正在安樂椅上臥也似地坐着。一見到我，甚麼都不會說，只嗚嗚地哭了起來。好一會，才震搖搖地立起走到桌子旁，開了抽屜，取出一個大大的紙包！

「『這這……這裏面盛盛……盛着二萬元，是勃勃……勃列克號的代代……代價的一一……一半。你你……你爲了我我……我的名譽，曾大大……大度地把把……把這給與了我。託託……託了你的福，我我……我在勃愛諾斯·阿伊萊斯大大……大賺了錢。現現……現在把這奉奉……奉還給你。這這……錢不是作作……作了弊賺來的，我我……我爲想恢復男男……男子的名譽，甚甚……甚麼苦都已受受……受過。請請……請把這收了……』」這樣吃着口懇切地說。

「我被他的態度所感動，一言不說，把紙包受了。勃羅斯匹洛又吃了口繼說：

「『白契君：我我……我現在把債金還還……還清了，你你……你非恕宥我不可。』

知道我我……我的罪惡的，恐恐……恐怕只有你一人吧。我我……我不得你的恕宥，無無……無論如何不能到下世去，請恕恕……恕宥了我。恕恕……恕宥了你你……你的老朋友。」

「我對了流淚懺悔的勃羅斯匹洛，自己也幾乎要出眼淚了，可是卻竭力遏住，用了嚴格的語調對他說。

「『那末請憑了良心說真話！你在勃愛諾斯·阿伊萊斯，八年之間確曾正直地勞動過了嗎？』

「『當當……當然囉。憑憑……憑了母親的名字，我我……敢……』勃羅斯匹洛這樣吃了口回答。

「我聽到他這樣說，就安慰他：『好，那末，我不再把勃列克號的事放在心裏，你過去所做的行爲，也不復計較了。請安心吧。』

「這樣一說，勃羅斯匹洛歡喜得至於緊抱了我放聲而哭。他從那時重新另做了人

了。

「這原是可喜的事。但我因不放心勃羅斯匹洛的病勢，不好卽走，暫留在那裏看視着。勃羅斯匹洛拄了杖，由僕人隨護了，蹣跚地在屋外小孩樣地行走，愉悅地看那四周的風景，見到附近有開着的『猪肉饅頭』，就摘了造花束來送我。他從前只認識金錢的，因了靈魂的更生，心情已變得如此優美了。」

「我這才放了心，到第十日就向他告別。勃羅斯匹洛見我要走，很是悲傷，牽住了我，嗚咽流淚，戀戀地反復對我說『再會』，說『祝你好』。」

「我登上馬車，最後回頭去呼『再會』，勃羅斯匹洛竭了淚聲『噢噢』地高叫，悲感之極，發不出明白聲音來了。」

「下了馬車，正要把行篋提到湖中的輪船上去，見還有一個大大的包，寫有我的名字。還附着一張勃羅斯匹洛的字條。字條上這樣寫着：

親愛的白契君！

我知道你愛「猪肉饅頭」爲了想贈你，特於散步時采集得百個光景的球根。請帶去種在桑·德連寨府上。開花的時候，我當已早不在這世間了。但你總會記及我的吧。我會一次犯罪，幸得你的恕宥，我可以安心而死了。再會，白契君！永久再會！

勃羅斯匹洛拜

舅父沈默有頃，歎息了一聲，對安利柯這樣說：

「安利柯，我的怎樣愛護這『猪肉饅頭』，你可知道了吧。勃羅斯匹洛是死了，花卻年年發放好香。我每次見到花，不禁就想到一生間悲壯的往事來！」

七 別怕死

舅父又感慨無量地向安利柯說：

「安利柯，我一味對你嘈囂死去了的人的事情，這也許是年齡老了的緣故吧。活着

的人，往往把死人忘掉，即使記起了也要加以惡口的。其實，仔細想來，生與死是聯結的。活着的人，總免不掉有一次的死。所以從幼時就非不怕死不可。爲了正當的事光明磊落地死了，有甚麼可怕呢？在正直的人，死是安靜而快樂的。

「又，人這東西是很奇怪的。一方面竭力地使死人從家裏離開，不再記得。及到了忌日，大家卻又流了淚把無可挽回的事無聊地互相談說。有時候還要故意遠遠地到墓地去拜。」

「但我卻不然。我不把墓場造在遠遠，造在自己家裏。我不把死人當作已死者，認爲永遠生存而可親近的人。你看，這裏的草木，都是故人的面影。我無論坐在室中，無論徘徊在庭間，都常與故人談笑。有時，草木的芽或花，能顯現了故人的面影，來歡迎我，說：『我在等你呢。』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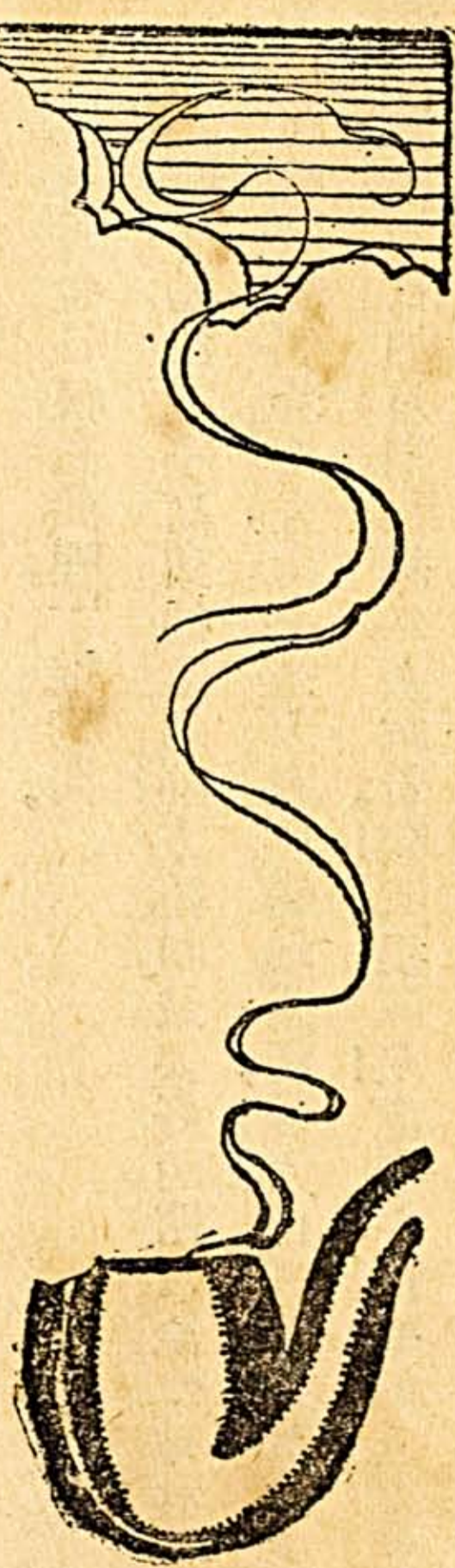
「遠遠的墓場，土下只有故人的骨，而我的家裏，卻有故人的靈魂活着了發光吐香，死去的人是毫不用怕的，如果你覺得死人可怕，那定是你入了惡道的時候。所以非把怕

死人的心情除去不可。

「一切的東西，是活着的生命，同時也是要死去的生命。現在欣欣向榮開花的草木，一遇到冷寒的秋風，就非颯颯枯落不可。又在同一氣候中，葉也有強有弱，儘有未秋先凋的。在飄然落下的葉，土就是牠的墓場了。但從這墓場裏，卻仍萌芽出新生命來。」

「我們應愛人生，樂人生，把人生弄得更美更善。但不可因此作怕死的怯弱者。死是休息疲勞的安憩，是白晝好好勞作以後的黃昏囉。死不是如怯弱者所見到的草藁人，也不是如絕望者所見到的幽靈。」

「記起親愛的故人，是可愛的事。把親愛的故人的靈魂留住在自己的屋裏或庭間，大大地是一種快樂。因為無論住在屋裏或步行庭間，都可與故人唔對的緣故。生與死是用了可懷戀的愛的繩聯串着的，好像今日與昨日相聯串着的樣子！」



第九

一 偉大的國民性的大教訓

某星期日，安利柯與舅父二人應街上的醫生之招，喫了午飯，愉快地同上歸路來。街上走着許多的人。

舅父銜了桃心木的菸斗，一壁走，一壁快活地噴着雲也似

的煙霧。

舅父的吸菸真妙。因了所噴的煙的樣子，可以推測其心境如何，所以特別。微弱的煙像斷雲似地斷續而出時，那就是暴風雨快要到來的徵候，不久即要發火冒的。所噴的只是細而連續的煙時，那就是下時雨的時候，是舅父心裏有着什麼悲哀而悄然着的徵候。如果大雲與小雲汹涌地交互噴出，那就是氣象易變的當兒。像今日似地盡是大雲卷疊而出，那是表示氣象的晴快，是舅父心裏快樂的徵候。

安利柯見到了舅父嘴上的噴煙，不覺暗中竊笑了說：

「舅父。」

「唔，」

「舅父今日很高興哩。」這樣問。

「唔，不是沒有不高興的道理嗎？方纔和最要好的朋友愉快地共了午餐回來，你呢，又較前強壯得判若兩人，街上是大家快樂地走着，像人山人海。這許多人經過了六日間的勞動，把今日的星期快樂地遊戲着。啊！我很滿足！置身在快樂的人羣之中，此外更有何

求呢！」舅父說。

「但是，舅父，這許多在街上行走着的人們，自己都覺……是幸福的嗎？」安利柯問。

「唔，似乎很幸福呢。至少今日是覺得幸福的，明日也許就難說了。過了幸福的一日，一到明日早晨，就有的入海，有的到工場，有的執權，有的執鎚，也許要感到不舒服吧。但這也不過暫時的事，不久就會說說笑笑或是嘯着口笛，去快樂地着手工作吧。」

「……」安利柯點頭。

舅父又繼續着說：

「從這裏可一目看到那村的風景吧。這村全體有五六百居民，只要一查察那五六百人的生活情形，那末大都會或國家中所發生的問題，也就可知道了。」

「那村和這條街，情形略有不同。這條街是小街，也和那村一樣，住着許多階級不同的人們。這原是到處都如此的。但在這街上，因了財產的有無、地位的高下來分別待人的，卻一個都沒有。」

「這街上並無百萬的鉅富，連五十萬的富人也沒有。其中最有意錢的大概就是我舅父了。但我的財產也只能維持生活而已，此外更可想而知。各家都只是僅能餬口的人們。這些人們，財產雖不多，卻有着愛自由平等的精神，真可稱贊。這精神纔是比石炭大王之富更貴重的東西啊！」

「住在這裏的人們中，有些人僅就山岩的瘦地種二三株葡萄或一年僅能取半樽油的橄欖，勞苦萬分。至於住所，有的竟只有堆柴間那樣大。說雖如此，卻仍能餬口，衣食一切均以血汗得之，不會受惠於他人，也不會盜取他人的甚麼。人的尊嚴，要這樣纔得保持。」

「這條街上不能自食其力的一個都沒有。如果有向你拱手求布施的，那必是從別處來的人。」

「喂，安利柯！人物的第一步，就是尊嚴囉。卑屈不正的傢伙不是人。這街上的住民都是尊嚴的人物哩。你總已見到他們在路上彼此相見爲禮的樣子了吧。他們之中，屈腰如貓，將手中的帽低觸到地的人，是一個也尋不出的。即使全世界的富豪浮勃利可諦到了